

□余自言

## 古董情结·忧患意识·荒诞效应

——论冯骥才历史风俗小说《怪世奇谈》系列

在“怪世奇谈”系列《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中，作家冯骥才以如椽之笔描金镂丝般地勾勒出一幅幅“津味”十足的风俗画卷。其博大深邃的内在底蕴，恢宏缜密的艺术构思，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穷形尽相的艺术表现，波诡云谲的情节冲突，酣畅淋漓的民俗品味，繁缛博杂的方言俗语，在他那居高临下全方位的考察和审视中，开创了民俗文学一个新的领域；他那洞幽烛微的独到发现和思考，使乡土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怪世奇谈”系列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挖掘，及所显示出的独特的艺术品格和魅力，在万紫千红的民族文化苑囿中，自当是领异标新的独秀一枝。尽管作品甫出便一阵沸沸扬扬，但往往流于表层论争而与作家的本来意图相去甚远；同时对其系列中的三部作品从整体上的全面论述尚未得见。因此笔者试图从作家创作心态直到作品艺术效应作一番粗略考察，以期能对作家作品有新的认识新的发展新的感悟。

### 一、古董情结

“怪世奇谈”是以一系列古董作情节的潜在因子和凝聚纽带而构筑成的组合小说。古董在作家的审美观照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古董是经过历史的流变时间的洗刷而积淀下来的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东西。从现代的角度看它当时的实用价值于今已无用场，而由于人们所特有的恋旧情绪使它成为勾起昔日情景的引子，因而在文学上它的作用依然存在。

祖宗传下的活灵活现的灵性之根——辫子，自然是一件宝物。昔日傻二黑粗油滚的神鞭叱咤风云的声势已一去不复返了，若把这个辫子放进历史博物馆将使当今人浮想联翩，因而把它视为古董不足为怪。戈香莲的小脚想当初是董老爷子的掌上尤物，令爱莲居士们迷醉不已，然而毕竟岁月沧桑人亡脚腐，存也是存不住的，倒是那各式各样各名各状的弓鞋成为古董令现代人眼花缭乱困惑不已。阴阳八卦更是上古远祖传下的绝妙法术，其绵延至今就已是一个奇迹。从古到今靠着这件古董法术招摇撞骗的人有人在……对于这些作家是怎样思考的呢？作家为何迷醉于斯痴情于斯困扰于斯？作家的古董情结又是如何应时而生地而生？苏童的一席话对此不无启示：“许多作家的个性风格究其实质是个人情结的艺术张扬，它们通常都是反常的，有违人伦的，个人情结有时成为创作的潜机，而且具有强盛的爆发力，这一点体现在许多国内外名家身上，不便细说。”

作家冯骥才正是在对这些古董沉思默想之后，以现代人所特有的现代意识、革新意识，站

在文化、人类、民族的高度所进行的哲理上的思考，而产生了“怪世奇谈”系列。也就是说作家由对历史的浓郁兴趣而生发的古董情结，作为一种潜在的情绪链条构成系列作品的内在动力与内在脉络，辫子、小脚、八卦成为作家凝聚作品表层情节和内涵深层结构的力点。作家是以一个现代人的矛盾重重的心态来看待历史的，因而作家的古董情节也具有了“寻根”意味。对古董的沉思当然并非寻古，古董情结也决不可能是价值选择上对传统的认同，而是以新的价值参照系审视传统得来的复杂情绪。面对着这些良莠不齐的传统物事，作家是感其精深博大，哀其愚昧不化，怒其凶残野蛮。对民族、对社会、对人生、对人自身的深刻思索与忧虑重重，使得“怪世奇谈”系列成为作家哲理思考的形象化结晶。由执着沉迷于古董到苦诣紫心的古董情结，再到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作家完成了对民族传统文化认识上的超越。

## 二、忧患意识

古董情节是作家创作的契机，而情结所呈现的复杂心态构成了作品中的忧患意识，与屈原的牢骚满腹忧心愁悴、鲁迅的大声疾呼激昂慷慨大相径庭，冯骥才是以清淡、戏谑的方式来掩饰其内在深沉的忧患意识。强作欢颜的勉强其本身就是一个更大的悲哀。其实作家并非囿在悲哀的同一层面上，而是历经痛苦磨难，感叹人世沧桑之后对悲哀的一种超越与超脱，是俯视人生、人世的一种大彻大悟。然而他的忧患意识的基本内核却殊途同归于我国悠悠绵长的文化传统。尽管“怪世奇谈”系列的情感介入、表现手法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却仍然以理性的现实主义态度，冷峻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现实，表现了对社会、对民族、对时代、对人生的忧患。如果说《神鞭》象征性地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冲击而发生的痛苦嬗变及传统精神存与不存诸问题的话，那么《三寸金莲》却呈现出传统文化的自我束缚力及传统内部的纷争与瓦解，而《阴阳八卦》则更多的是对文化自身、人自身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冯骥才小说的忧患意识是一种相对乐观而充满希望的忧患。《神鞭》中傻二的辫子打掉后却又练就了一种“绝活”；《三寸金莲》里放足派虽几经波折毕竟战胜了缠足派；《阴阳八卦》的惹惹终于顿悟警醒哈哈大笑而去。这些极富象征意味的描述显示出作家寻找到了民族的劣性，但同时又挖掘了民族精神中的瑰宝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繁衍力。

忧患作为一种意识而存在的时候，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作家忧患的意义往往通过对历史、现实的观照而清晰地显露出来。一般而言，作家的忧患往往深植于现实生活之中，在面临困境尚未得到解决之前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杞人忧天。对于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与困惑，由于作家对现实的感悟而使得笔下的历史具有了现代意义。作家自己也承认：“这些历史小说其实写的都是现实，离现实远一点，作品的包容性才大，贴得太近，包容性就不强，就很难抓住现实的本质。”

对于作家、作品的忧患意识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其一，主体上的忧患。作家是由内心的深沉忧虑而不得不写作，当有人问及作家何时不再写作时，他说只有等到内心彻底平静，“写作来自于沉痛的心，写作是这心的出路”（《我为什么写作》）。作家总是怀着忧国忧民之心而写作，他的第一批小说是在伤痕文学的氛围里写出来的，用血与泪来控诉，演出的是一幕幕庄严的悲剧（《铺花的歧路》等）。但却显示出单面的生活接触，作家与作品人物在同一平面上忧患，在1982年以后的作品中作家不再板着面孔控诉了，不再单纯写悲剧和喜剧，而是通过喜剧的手法达到悲剧的效果，这样能把生活的另一面写出来比直接的悲剧效果更有力量，生活就会立体化，达到淋漓尽致的效果（《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作者的忧患意识

由过去的悲痛欲绝转入到现在的理性反思，显示了作家文学上的进步，也可看出其忧患意识进入到了高层次。而在“怪世奇谈”中作家谈玄说异佯似轻松，其实却是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参照系。由于历史纵深感的广博和包容性的阔大，使得小说中的作家忧患进入到了更高层次，上升到对民族、文化、人类的形而上的思考，从以上可以看出作家的写作意图始终源于忧患，也可以说冯骥才是一位忧患作家。

其二，是主题上的忧患。纵观作家的作品，无论是描写现实之文还是历史之作总是由忧患一以贯之，而小说的具体主旨都是从属于这一忧患主题。《神鞭》主要表现的就是对待传统及其嬗变的过程；《三寸金莲》显示出封建文化的残酷性及其裂变的问题；《阴阳八卦》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封闭性的思考。作品呈现的思考深度透露着浓郁的忧患气息，这三部作品都是源于忧患而终回归于忧患。

其三，是作品人物自身的忧患，而这里的人物也就是忧患人物。《神鞭》中傻二不傻一直在忧患，从闭门不出到锋芒小试，再到打服混星，再到参加义和拳，再到辫子失灵，再到又练就一手绝活，其间都可见到主人公的心理历程与矛盾心态，面对着一系列的是是非非，傻二困惑忧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该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不论怎么办也难不死我们。”《三寸金莲》中戈香莲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变革中的过渡性人物往往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一方面由于封建愚昧的观念习俗在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另一方面却又通过自身的痛苦体验，认识到观念习俗的野蛮与残酷。她因而渴望能有所改变，而改变却又意味着自身的毁灭。这就是为什么缠足之时她放走其女而避此人为厄运的原因，却又由于时代的变革、观念的更新使得其人有戏剧性地（其实也是必然地）与戈香莲发生了针锋相对的缠放之争。由于历史变革的必然、女儿的背叛，及自身所处的二难境遇，令她不得不走向死亡，也意味着戈氏忧患忡忡矛盾重重而无法排解的必然归宿。《阴阳八卦》中原本天真憨厚的惹惹在经历一系列变故后，终于产生了对人生的困惑与忧患，而开始寻找自己真正的出路。

### 三、荒诞效应

忧患意识的深入便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荒诞，这是因为忧患来自于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又存在着一系列的荒谬现象。作家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生、对命运的困惑与难解，就会越发地意识到其中的荒诞。由现实的荒诞就会产生一种相应的荒诞心态。因为存在决定着意识，而意识的能动性在文学上可以通过三个途径表达出来：或淋漓尽致的渲泄自己的愤恨，或自谑自嘲式地“黑色幽默”一番，或以表面的平平淡淡掩饰其内在的悲哀。冯骥才这位忧患作家看到了历史上封建文化的残酷性与顽固性以及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对现实的种种影响，使他自然而然走向了荒诞，并且那时的历史、“留辫”、“缠足”等风俗在现在看来也够荒谬绝伦的了，面对历史的荒诞似乎通过荒诞手法的运用更能恰如其分，而且冯骥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寻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冲击和荒诞派、黑色幽默等20世纪小说、理论的影响，但是与当时文坛上那些刻意生吞活剥外国现代派小说的作者们迥异其趣，冯骥才在“怪世奇谈”中却表现出了地道的民俗品味，把各种艺术手法融会贯通于具有天津特色的艺术氛围中，使得其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魅力。冯骥才也承认其《神鞭》的手法是形形色色的大杂烩：“荒诞+象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手法+古典小说的白描+严肃文学的思考+俗文学的可读性+幽默+历史风情画+民间传统等等。”《三寸金莲》则是“既写实荒诞浪漫寓言通俗

黑色幽默，又非写实非荒诞非浪漫非寓言非通俗非黑色幽默”，而《阴阳八卦》更是把众多技巧揉合在那翻云覆雨的“卫嘴子”斗法上了。

荒诞是一种违背生活常规和生活经验的反常，它以作家想象的思想形态来有意破坏和改变正常的生活形态。冯骥才说他的《神鞭》“为了使读者一点点进入我这个荒诞的故事，一点点自然而然地接受我藏在故事中的意味深远的象征和寓意，小说开始三、四章，我几乎没有加进荒诞的成分，甚至调动民俗学的可读性、趣味性，把读者领进来，然后再添油加醋，洒辣椒面，搅进芥末，等我荒诞起来，大概读者不会觉得荒谬了。”《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也都有着类似的艺术表现。

荒诞的艺术效应可以来自多方面，如写实出荒诞，变形出荒诞，非逻辑出荒诞，夸张出荒诞等，这在“怪世奇谈”中多有表现：

一方面写实出荒诞。冯骥才对天津卫的风俗民情的真实描绘的同时，由于忧患意识的强烈，挖掘民族根性的深入，作品越来越走向荒诞，这是对历史现实认识上深化的结果，是真实表现当时历史情景中本质上的展示，作家在写实的过程中从字里行间也渗透出了民族的荒诞心态，封建的荒诞意识。在《神鞭》中可以看到，种种人对于辫子像敬重神灵似的虔诚，出现了类似宗教狂热的崇拜，这一切都体现了对祖宗唯命是从而毫无自主意识的荒诞心态。因为辫子是祖宗留下的生命之根、灵性之根，辫子也不仅仅是毛发，而成为祖先意志的象征。那时的封建愚昧对辫子赋予特殊含义，由此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荒诞。在《三寸金莲》中，嗜癖逐臭的恋足癖们的所作所为，显示出古代以男人为主体的社会里女人的悲剧性命运，这些荒诞行径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伦理习俗的残酷性与顽固性。《阴阳八卦》中为生存而各逞其技的芸芸众生像埃舍尔怪圈似的，始终走不出荒诞而神秘的阴阳八卦来，显示出以简单蒙昧的认知方式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的主观图解。似是而非的模糊性导致了整个文化机制的惰性，这充分体现封建文化的荒诞。这些描绘都是作家以现实主义的写实功力来完成的，但是却呈现了浓郁的荒诞色彩。

另一方面变形出荒诞。作家驱使一个变形的形象打入现实世界，其目的就在于能够激起一串异常的反应，借助于这种反应，潜伏于社会内部，人们内心深处的种种荒诞古怪也可能得以集中发挥。《神鞭》中傻二的辫子变形为玄之又玄的神鞭后，这才引出了索老爷的虚伪卖弄，引出了对祖宗传下来的神鞭的热忱崇拜，也引出了崇拜背后的惨痛教训。在《三寸金莲》中，对于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描写，都是堪称精细的，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对于“三寸金莲”的描写的变形与整体描写的真实之间的统一，其结果不仅没有使现实主义丧失艺术表现力，反而更为引人注目地揭示出了历史文化的消极的积淀。作者说写这类小说“不单写神写奇，还成心往邪处写……一邪事情就变形了，它的包容性和象征性就大了，内涵的层次就好加多”（《关于〈三寸金莲〉》）。

再一方面非逻辑出荒诞。事物都是以其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而有别于他事物，但是如果两种事物具有某种相似性，以及艺术表现的特异性，它们就可能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能达到共通和契合。因而在冯骥才笔下，辫子非逻辑地成为神鞭，而遵循鞭子神乎其神的特点，显然违反了生活常规和通常逻辑，从而产生荒诞效应。以丑为美是美丑的逻辑颠倒，化丑为美是《三寸金莲》的艺术表现。作家展示了对小脚趋之若鹜的怪诞现象，其用意不仅仅玩赏国丑，而是以其作为焦点解剖国民的五脏六腑。生活在这种丑恶、怪诞的小脚文化环境中的人们那种见怪不怪，闻臭说香的良好自我感觉，使作者为之震惊，引发了作者的荒诞感觉。“正常”的世界变成了荒谬的世界，传统的神圣感，发生了动摇，小说含有极深的

象征寓意。

又一方面夸张出荒诞。夸张与荒诞有一种量的关系，当夸张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地产生荒诞效果。夸张超越于生活常规常识所允许的范围内，就自然地产生荒谬感。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夸张是局部的夸张，在整体写实基础之上的夸张、荒诞，只能是现实主义的拓展，作家自己曾说：“在写《神鞭》中，我花了很大力气去写当时的风土人情，规矩讲究，吃喝穿戴，摆饰物件，方言土语，为了让读者在仿佛如史的历史环境中，不去怀疑本来就不可信的傻二的神鞭，不知不觉地接受蕴含于这荒诞故事中的蕴意。”傻二辫子的神乎其神，三寸金莲的活灵活现，阴阳八卦的玄之又玄，在作家的艺术夸张下得到大肆渲染，描绘出一幅幅封建社会的荒诞图景。

其实“怪世奇谈”系列的荒诞效应具体到每部作品都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给人以各不相同的感受。对此作家本人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我给《神鞭》严肃的内涵，以一个喜剧形式，荒诞离奇的外表，因为我们对祖宗的尊崇已然超过荒诞的程度。《三寸金莲》是正剧形式和悲剧色彩，内涵却充满荒诞。因为自今天眼光看，三寸金莲所象征的文化自我束缚无比荒唐。那么《阴阳八卦》中，从内容到形式全是荒唐的，所有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都浸透这种荒唐的溶液。一是离奇感，一是悲剧感，一是荒唐感。”（《关于阴阳八卦》的附件）

作家通过对辫子、小脚、八卦浓墨重彩地描写，“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庄子语），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以历史来观照现实，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上，在大变革时期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对文化传统、民族命运、生存境况的考察与思索，挖掘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寓辫子、小脚、八卦以深意。

#### 四、综论

总之，由古董情结到忧患意识再到荒诞效应，贯穿了作家整个的创作过程。古董情结作为作家的创作契机，创作冲动的引火索，所深蕴的纷繁情绪随着情感的炽热自然而然地走向忧患，对古董的玩味含有一种辛酸气息，古董情结是那样诉说不清，既爱又恨，既怜又弃，对待古董——传统的矛盾重重转为内心的忧患忡忡。作家以情结所呈现的复杂心态来放开眼光，审视社会观照人生时，其感悟就构成了作家忧患意识的内容，而忧患意识的强烈反过来越发地加深了对古董的莫名情感。由于作家忧患意识的深入，洞察秋毫的敏锐，挖掘出事物本质的真实，使得作品产生了荒诞效应，也就是说，荒诞效应是忧患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方式，是忧患意识上升到高层次的结果，而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荒诞效应却又更增添了作品的忧患色彩，在这里忧患意识和荒诞效应相得益彰。从本质上说，古董情结所呈现的心态就是一种荒诞心态，古董情结所产生的艺术效应就是一种荒诞效应。而荒诞效应也赋予古董以象征意味，这就使得辫子、小脚、八卦是那样意味深长，正如作家所言：“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三寸金莲》“书前闲话”中语），而辫子、八卦亦然。

责任编辑：李鲁祥